

後村先生大全集

第一冊

宋·劉克莊撰

王馨貴 校點
向以鮮

刁忠民 審訂

伏願監臨惻惻福昇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永銷於愁
開雖遠垂常報於平安

廣東省入之青詞



四川大學出版社

再祈雨疏

安奉玉淵聖水疏文

以下江東三首

送仰山四聖回微疏
勝覽下臨俯
知仙聖之神通
一觀之餘魚
有於翻金
後村居士集
卷三
本集
萬里之地
有秋
八月之開
豈容久旱
憐天意
向望於嘉應
則歲功將敗
於垂成
恭願驅斥魑魅
憫憐
慈發則魚場
矣深懷無及之憂
以雨潤之
庶拜有終之
大由多稼
將立見於焦枯
九淵潛鱗
忍未施於滄溟
諸
名山而虔請
即靈蹟以精祈
伏願潤旱魃之流行
霽泥
而變化自膚
十雲而起
俄滿太空
以一勺水之多溥

變化沛然
下雨微捷
救於揭苗
乃亦有秋庶
勤收成之際
靈秋
時
青詞
袁州入
王馨貴 校點
向以鮮
刁忠民 審訂
伏願監臨惻惻福昇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永銷於愁
開雖遠垂常報於平安
廣東省入之青詞
四川大學出版社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I214.42
13/1

後村先生大全集

第一冊

宋·劉克莊 撰

王蓉貴

校點

向以鮮

刁忠民

審訂



SEU 2463991



四川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庄 剑

责任校对:王会豪

封面设计:翼虎书装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村先生大全集 / (宋) 刘克庄撰; 王蓉贵, 向以鲜
校点 刁忠民审订.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14-4203-6

I. 后… II. ①刘…②王…③向… III. 古典文学—作品
集—中国—南宋 IV. I214. 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54 号

书名 后村先生大全集

作 者	刘克庄 撰 王蓉贵 校点 向以鲜 刁忠民 审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03-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171.375
字 数	36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0 元(全八册)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

劉克莊（一一八七—一二六九），初名灼，後改今名，字潛夫，號後村，南宋福建路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祖諱夙，官至著作佐郎。父諱彌正，官至吏部侍郎。其祖、父皆博洽有文，剛介有守，傳爲劉氏家風，甚爲時人所重。宋寧宗嘉定二年（一二〇九），克莊以蔭補將仕郎，授靖安縣主簿。「潔齋袁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重。」《行狀》後爲真州錄事參軍，辟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一時名人崔與之、李珣、黃幹皆愛重之。「及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行狀》時嘉定十二年也。其後又入桂帥胡槻幕府，至嘉定十七年，始改宣教郎知建陽縣。任滿，通判潮州。以詠《落梅》詩得禍，閑廢多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爲閩帥真德秀所辟，除將作監主簿兼帥司參議官。後入京供職，除宗正寺主簿，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郎官，尋罷。嘉熙元年（一二三七），除知袁州，歷廣東提舉，陞轉運使，攝安撫使、市舶使。爲言者誣奏，罷主崇禧觀。淳祐四年（一二四四），除江東提刑。六年，召入京奏事，道除太府少卿。

入京，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任史事。復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時暫兼權中書舍人。復爲言者誣奏，出知漳州，辭。八年，始拜漳州之命，又除福建提刑，丁憂去。十一年，除秘書監，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說書、史館同修撰，復除起居舍人，兼侍講。又爲言者所論，詔除職予郡。次年，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言者再論，遂罷新命，奉祠里居。景定元年（一二六〇），以秘書監召，道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入都，除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史館同修撰。次年，除兵部侍郎，再兼中舍。三年，除權工部尚書。是年八月乞休致，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以目眚謝事，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咸淳四年（一二六八），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次年卒，享年八十三，諡曰文定。

縱觀克莊之一生，雖仕途坎坷，然累仆累起，終至顯要。究其緣由，文名甚盛之外，其卓越之政績、剛介之風操亦屬一端。茲以外任與立朝分論之。

克莊在外，歷任縣、州之僚屬及正官，又曾參議數幕府，且遍歷路分監司即所謂帥、漕、憲、倉，於民生疾苦、土風吏治、邊防要害，皆了然於胸，故其後立朝論政，侃侃而言，皆有據依。其宰建陽也，表儒先，崇風教，究心民事，庭無留訟，如古循吏。又節約用度，增創賑糶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爲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其師真德秀爲作《倉記》。此舉爲頻受災害威脅之縣民留一生路，民受益非淺，故克莊及其後人經過建陽，縣之父老皆迎送挽留，數十年如一日，

其感人至深如此。其仕廣東，「以嬰孺視嶺民，以冰玉帥寮屬，歲計羨而商征寬，民夷安之」。「史獨相，經理兩淮屯田，敷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關邊儲，急爲區畫，既應令而民不知。」「留粵兩年，更攝帥、舶，俸給例卷皆卻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南人刻石紀之。」其爲江東提刑，「二意訪求民瘼，澤物洗冤。劾廣信貪守，黥南康黠胥，皆有奧援者，公論稱快」。克莊之政績卓越，甚難枚舉，大抵「自領邑建陽，最聲已著，爲麾爲節，剖決如神，處事侔侔有方略。在藩在臬，獄案千紙，一覽盡得其情，而處之以恕」。以上引文並見《行狀》今存於《大全集》者，有《書判》二卷，又散佚於《明公書判清明集》者多篇，可見克莊斷案精明，而又宅心仁厚，行之以恕，實有古良吏之風，入之《循吏傳》而無愧。

克莊宰縣則以「邑最」名，知州亦以「郡最」著，其立朝則以剛直之風震天下，此亦其父祖相傳之家風使然也。其所言大抵皆據親身實歷，耳目聞見，傳以先賢議論，直陳民間疾苦、軍國大政。其門生洪天錫撰《墓誌銘》有云：「身兼兩制，詞頭填委，而論事不休。淫雨有疏，大水有疏，拯飢有疏，捐御莊以助和糴，覈冗牒以恤死事各有疏，又有五管見焉。每奏動數千言，懇切至到，異乎以文字發身者。」其大議論、大建白今多存集中，不煩贅述，僅以濟王之議、史嵩之致仕二事，以明其剛直之風。

所謂濟王者，本宗室子，名竑。宋寧宗無後，立爲皇子。趙竑與權相史彌遠有隙，彌遠既懼且恨，因布置耳目，暗中窺伺。又別擇宗室子趙昀，選官以訓導之。嘉定之末，寧宗駕崩，趙竑當

立，而彌遠矯詔立趙昀，即宋理宗，而封竑爲濟王，且促其就第。後有爲亂者，謀立趙竑以爲號召，竑不得已勉從，尋親帥州兵而平之。史彌遠借機報怨，使人逼竑自盡。其後又唆使小人繳奏，追奪其贈典、王爵。時在廷名臣真德秀、魏了翁等皆以爲言，輒爲彌遠斥之。可見此事乃理宗、彌遠之隱私，言者必觸禍機。克莊於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始入朝，正值詩禍閑廢之後，不改舊操，不顧安危，不計仕途進退，即上疏云：「陛下受命於天，柄臣掠功於己。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疏同氣。」又言：「胥川之事（指濟王事），出於迫脇，向者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者雖復其爵，未雪其枉。陛下何不下尺紙之詔，曰『故王有東海王疆、寧王憲之志，不幸遭變，朕於同氣友愛素隆，前日繳駁論列之人，宜伏江充、蘇文之誅』。德音辨誣則四海之心悅矣，厚禮改葬則九原之憾釋矣。」《墓誌銘》如此言論，可謂激切，當時名臣多擊節稱賞。至歎曰：「不意二劉之後，有此佳作。」雖其後果因此而罷官，然直聲震天下矣。

所謂史嵩之致仕一事，淳祐六年（一二四六）之末，權相史嵩之父喪未終，自乞掛冠。至十二月，理宗御筆云：「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克莊上奏云：「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爲褒爲貶。若從其自乞，則合用杜衍、歐陽修之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爲貶詞，則不坐下罪名，秉筆者何所依據？」理宗宣諭，令以自陳行詞。其後又有御筆云：「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此於嵩之，可謂太優。蓋宋人最重職名，而觀文殿大學士僅授予元勳重德，嵩之姦邪，實非其倫。克莊據理力爭，理宗反復開諭，皆不從，

且與同志者合言之。最終，嵩之僅以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除職指揮更不施行。至是，克莊諸人不屈不撓，竭力回天，盡顯高風亮節，書之史冊而無愧。當時之丞相游似即以小簡致克莊云：「諸賢盡力回天，聖主舍己從人，書之簡冊，有光多矣。」本節引文俱見本集卷八〇《掖垣日記》

由前所述，克莊雖以文字受知，而其卓越之政績、剛直之風操，亦爲其累仆累起之因素。宋理宗嘗云：「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墓誌銘》此景定初年之語也。由於正史不爲克莊立傳，他書記其行事亦不甚詳，故後人多知克莊爲一文人，而不知其政績如此。即以文人而言，世人亦僅詳其文學成就，而不知其爲儒者、史家，故略述之如後。

克莊年僅十七，即代其父作《侍講朱公覆謚議》，以七百餘言，歷述孔孟之道之傳承興廢，朱熹之功業成就，堪稱言簡意賅，義正詞嚴，知其少年時代即於儒學有較深之認識。其後入官，又以真德秀爲師，而立論行事，大略近之。其於儒學，雖不以著述見長，然頗能以儒術飭身行政。其《進德》詩有云：「進德功夫有淺深，一毫間斷即差參。醉無謬誤明持敬，恕亦中和見養心。爲善豈須朋友責，積勤常若父師臨。向來歲月悠悠過，垂老方知痛自箴。」本集卷九於此可見其以儒治身之意。其爲地方官，亦本先儒「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之論，多行仁政，蔚有治聲。其於中朝，數任說書、侍講、侍讀等經筵侍從官，大抵皆憑藉儒家經義，借鑒前朝興衰，歷歷爲君主言之，有裨君德，有補時政。故理宗皇帝嘗云：「片言隻字，據經按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且目其爲「醇儒」、「哲匹」。《墓誌銘》今存於集中之《進故事》、《經筵講義》，可見其儒學之

一斑，故不贅述。

克莊亦富有史學。其立朝多任史職，如樞密院編修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史館同修撰等。其中尤以史館同修撰爲要，略如現代之副總編。宋理宗嘗稱其「史學尤精」，著名史家李心傳亦甚重其才，意欲辟爲屬官。克莊本人亦嘗提及，曾任《地理志》、傳記之編撰，惜未能傳於後世。今集中尚可體現克莊史才者，有《玉牒初草》二卷、《雜詠》詩二百首。《初草》爲實錄體，文字當簡明，而克莊獨較詳記載經筵臣寮進講之語，此則其以經術輔國政之一貫思想。其《雜詠》二百首，遍及遠古帝王、三教九流，議論多有深意。游似見之，手之不置，曰：「一章雖二十字，皆史斷也。」《行狀》於此可略見克莊之史學、史識、史才。

固然，克莊聞名當時，主要在其文學成就。其立朝嘗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等職，皆爲文學侍從之職。當時朝廷大典冊、大詔令多出其手，其餘著述亦富。宋理宗至宣索其文集，且有「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之褒。僅此而言，人之《文苑傳》而無愧。因其文學成就將於後文述論，此則從略。

一一

上節略述克莊之生平、政績、學術，可見其人列之《循吏傳》而無愧，人之《文苑傳》而無

愧，即置之《儒林傳》亦無不可，然《宋史》竟不爲其立傳，其故安在哉？或者以爲，克莊於賈似道人相之年，再度出山，且有賀啓多篇，稱頌過當，可謂晚節不保，故《宋史》不爲立傳。然則晚年一出，賀啓數篇，真可爲克莊名節之累乎！茲事大有不然者，須加申述焉。

自宋末元初，已有論者言克莊不當復出。茲摘錄數條於次。

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三十一《南岳詩藁》條云：

晚年爲賈似道一出，君子惜焉。

又劉壘《隱居通議》卷一一《半山詠揚雄》條云：

後村劉潛夫《詩話》有一論攻揚雄之短，劉蓋出於賈似道之門者，其人固非名節士也，乃識大義如此。

又明黃仲昭《未軒文集》補遺卷下云：

克莊晚爲賈似道一出，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

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後村集》條云：

克莊初受業真德秀，而晚節不終，年八十，乃失身於賈似道……則其從事講學，特假借以爲名高耳，不必以德秀之故，遂從而爲之詞也。

又同書卷一九五《後村詩話》條云：

克莊晚節頹唐，詩亦漸趨潦倒。

又清趙翼《讀史二十一首》有云：

放翁一代才，落筆見瑰異。從軍陝蜀間，不忘恢復志。如何一着錯，輕作《南園記》。

後村劉潛夫，學植最淵懿。彈劾史嵩之，鯁直無所避。晚爲賈相出，亦遂滋物議。二公著述材，身擅不朽事。豈借權貴力，推挽助聲氣。然此事後觀，當時見則未。不覺一念移，遂爲終身累。始知勢要場，自守良不易。重內外乃輕，此際須道義。

以上所引諸條，多有爲賢者惋惜之意，然劉壘「固非名節士」一語，館臣「假借以爲名高」之評，幾有否定一切之意，過矣。趙翼後出，以史家之卓識，心平氣和，詞婉意深，可謂有德者之言。其中「然此事後觀，當時見則未」一聯，大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之意，愛賢惜賢之心可見。然此意加之放翁猶可，施之克莊亦苛。蓋放翁作記，有賣字求官之嫌，難辭其咎；克莊復出，無阿附苟從之事，當察其情。茲以克莊復出之由，立朝之概分論之。

克莊晚年之出，實非本意，大概以詔書頻催，不敢違命，是以一出。自道中至入都，一再加官進爵，君恩浩蕩，是以不敢言去。雖其間不無賈似道之扳援，然與理宗皇帝之賞識信任亦密不可分。觀其入朝之初，理宗即云：「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其後又命中使宣索克莊著述，讀後又親灑宸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鉉。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按經據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且有「醇儒」、「哲匠」之褒。理

宗之言，可盡克莊平生，學術精深，節操高尚是也。其文章高妙，名滿天下，世人皆知，尚可不
論，而「愛君憂國」，實理宗之心語，非信口而言也。蓋克莊此前三度立朝，每進鯁言讜議，多因
得罪權姦而去，理宗知之深也。其後二年，克莊每有論奏，多見允從，詳見後述。由是可見，克莊
晚年之出，實有君命難違、君恩深重、情不忍棄之苦衷。克莊與人書，有「庚申再出非其志也，迫
而來，來而不能脫」本集卷一三二《回董相矩堂書》之語，大概正是此意。

即就賈似道扳援而言，克莊之出，亦有可得而論者。後人目賈氏爲姦臣，蓋就其後期擅朝亂政
而言，其前期固守江淮，抵禦外辱，勲勞自不可泯沒。而景定元年（一二六〇），正當賈氏平蜀援
鄂，敗蒙古於白鹿磯、蘋草坪之時，可謂功蓋一時，理宗即軍中拜爲右丞相。其人朝之初，意欲有
一番作爲，故召名流而聚於本朝，克莊其一也。且以克莊之素論而言，非但不以賈氏爲姦，更視爲
一代名賢。衆所周知，自宋寧宗、理宗以來，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先後擅政，危及社
稷。其間雖有某些清操之士爲相，或魄力不足以斡旋，或度量不足以容納，故朝野終無堅凝之志，
時事危殆，江山飄搖。克莊每以國家擇將相而不得其人爲憂，形諸詩文，集中多見，不煩贅引。而
克莊於賈氏，則以爲少年有爲，氣度恢宏，勘爲宰相。如本集卷一〇八《跋崔菊坡與劉制置書》有
云：

昔者聞之西山先生，可爲制帥者可爲宰相，謂其度量能容受、氣力能負荷而已。上頃
以相印起清獻，豈此意歟！今大使秋整賈公跋，稱清獻料邊事如燭照數計。整公建淮閩

十年，忠勞百倍於清獻之時，而懷賢服善，了無毫髮矜功伐能之意。西山「可以相」之語，清獻未及爲之事，不在斯人者乎？

克莊此跋作於賈氏任兩淮制帥之時，即入相之前，已於賈氏贊賞有加，稱其有度量，能負荷，堪爲宰相。由是言之，克莊之出，有與人爲善之意，無助紂爲虐之嫌也。又先儒有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若克莊之出，有補新政，造福天下，則其出當褒而不當貶，焉可以其晚年一出爲終身名節之累乎！故論克莊功過，尚當於其立朝實迹而考之。

克莊再度入朝，仍以文史二職爲主，兼有後省封駁之權，經筵講讀之務，可謂集衆職於一身，日不暇給。然其於書詔填委、史事叢脞之餘，仍多嘉言讜論。其文載於集中，不煩贅引，姑以封駁二事以明之。

本集卷八一有繳厲文翁除沿江制置使等職奏狀，克莊以爲厲文翁素行與宦業皆不足以當此重任，凡三度繳還詔命。理宗至命賈似道傳諭，欲使克莊等勿上繳疏。賈氏云：「某既不能遏於未命之時，今又乃任調停於已播敷之後，愧莫甚焉。如能體上意，付之忘言，是又出於望外也。」其言可謂委婉，然仍望克莊等遵旨而行。克莊以爲此職關係重大，終不肯從命，進言曰：「反復思之，必不得已，乞且令爲海閩，責以後效。」似道以克莊之言進呈，且亦力諫。理宗從之，僅授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即厲文翁之舊任，而初擬除之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暫兼淮西總領諸要職皆免。此克莊不阿君相、論事回天、直節仍舊之一證也。

同卷又有繳李桂除監察御史奏狀，此事更爲壯舉。如衆所知，宋代臺諫官自仁宗以來，號爲天子耳目，事權極重，建員極少，大凡控制一二臺諫官，便可掌控政局。故權姦擅政，亦必借助臺諫，以空善類，蔡京、秦檜皆是也。南宋自孝宗朝始，建員最多時不過五六人，亦有僅二三人者，故其人賢否，實關朝政利害。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無一不借臺諫興風作浪。臺諫官既有權臣爲援，又號爲天子耳目，必受到天子之保護，故其人官，甚難撼搖。熙寧中王安石欲用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當時有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三舍人，皆以李定資歷人品不合任臺官，不肯奉詔草制，相繼罷去，世稱「熙寧三舍人」。南宋孝宗淳熙中，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時大儒林光朝當草制，亦以不奉命而罷，直聲震天下。至此，克莊亦效先賢之爲，力言李桂人品宦業皆無可稱，「必若用桂，不但辱臺，又且辱國」。時李桂已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光朝疇昔繳謝某同。時度宗皇帝在東宮，亦謂宮官曰：「劉中書此舉甚高。」《行狀》克莊此舉之高，非尋常可比，蓋此官非皇帝親命，即宰相擬除，須有大氣魄、大力量方能勝之。熙寧三舍人、淳熙大儒雖有氣節，然無力回天，反遭罷謫，克莊一舉而去李桂，蓋有宋三百年唯此一例也。

由前二事，可知克莊非僅愛君憂國至老不衰，即剛介之風亦不遜少年時也。其出當褒而不當貶，焉可以其晚年一出爲終身名節之累乎！

克莊之大節無可厚非，已略如前述，則區區賀啓數篇，似不必深論。然流傳既久，影響頗鉅，於正確評定其人其作皆有礙，故不得不辨析之。

自宋末元初，方回即有克莊「詩文諛鄭及賈已甚」之說，語具《瀛奎律髓》卷二七，尚屬泛論。至清人王士禛出，則摘引數啓，加以評議，措辭可謂激烈。茲節錄《居易錄》卷二所載於後：

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詠》，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運移，屬在新聖」云云。蔡邕代作群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援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地。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啓》略云：「像畫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嘆丘墟百年，孔明欲官府一體。彼徒懷乎此志，公允踐於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隻手擎天。」「聞勇退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覩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再賀平章》云：「屏群陰於散地，聚衆賢於本朝。」「無官可酬，爰峻久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諛詞諂語，連章累牘，豈真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四庫館臣從而和之，且言「較陸游《南園》二記猶存規戒之旨者，抑又甚焉」，并以此否定克莊一生之學業。此皆文人肤淺之見，非爲史家公允之評也。蓋啓類文字，乃私人應酬之作，王士禛及館臣將其與《勸進表》、《南園記》相提並論，已爲一失。又賈似道有功禦敵，無力回天，其功罪尚須評議，然與有意篡漢之王莽、董卓相比，自是不侔。王士禛則混爲一談，又爲一失。至於克莊

之賀啓，多有實迹可指，并非虛語，已見前述。而王士禎所云比擬伊、周、武鄉非倫，此則文體使然，無可厚非。蓋啓類文字皆用四六體，講求對仗工整、辭藻富麗、用典精巧。僅以用典而言，有用字面者，有略用其意者。若言兄弟俱有文學，則云「機雲」、「二蘇」之類。若其人爲守土之臣，則多云「巡遠」。若其人有武力，則多云「賁育」、「關張」。若其人爲相，則多云「伊周」。又以地理而言，治蜀有績者多擬「武侯」，安江東者多擬「王導、謝安」。此皆文人慣用之典，借其形似，非必以爲與前賢相當也。若以王士禎之意，欲從四六文字中尋求克莊阿諛似道之跡，則其所引尚爲乏力，吾人當爲其另舉一例。本集卷一一二《雜記》有云：

辛酉，國史、實錄院，日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敕令所進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僦直，預備一制。及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藁不出。朝士多見之，惟洪仲魯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藁，不能追省，猶彷彿記三數語，首聯云：「總羣書，奏《七略》，載嘉汧竹之勞；立太傅，曰三公，爰峻面槐之拜。」中間云：「昔夫子却萊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踐商奄而歸，作太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典索丘；謝傳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意稍著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

克莊預草賈似道進書加官制，以當時所進之書名目繁多，有國朝正史、典章制度、軍事要略諸類，故泛以「七略」目之，且與下聯「三公」相對，可謂簡潔妙巧。中間以孔子、周公制訂典章爲言，

兼及文武之事。末後又言良史之才、安邦之功。一制之中，拈出孔子修書、周公訂禮、倚相撰史、謝安安邦諸事，豈以賈似道可比四賢哉，不過取其著書立言、文事武備之迹似而已。且謝安官至太傅，亦恰與賈氏同，故克莊用之。若以此爲頌諛之作，則此制遠過前云數啓。蓋草制乃代王言，屬大詔令、大製作，將公諸天下，與私家應酬之啓事迥殊。若當時便以賈氏爲姦臣，以上諸文爲有意頌諛而作，則克莊及其子孫當刪之唯恐不及，而克莊乃於失藁之餘，惓惓不忘，述之於《雜記》中，豈非自留口實。詳克莊之意，不過自矜四六高妙，津津樂道，以「語意稍著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而已。可見四六之作，限於文體，必用典故，又須「著題」，方稱精妙，則不可以形似之言而指爲實迹。若換作書信，則可從容鋪敘。如本集卷一三二《與賈丞相書》有云：

宸翰所云「吾民賴以更生，王室同於再造」，可謂實錄矣。班師入覲，上方托國於公，中使郊勞，百官班迎，獨提一筆坐政事堂，爲天子建盛世之策而開太平之基，某何幸身親見之！抑小人願有獻焉。立功名易，保功名難，聖如周公，跋扈胡尾，賢如謝傅，挽鬚流涕。杜陵「功大心轉小」之句，曹武惠「江南幹當回」之語，大丞相講之熟矣，某奚所容喙？某兩年來奏記丞史，預言俟公當筆，即請掛冠。今前言果驗，謹課啓事一通賀慶，及申省狀一封告老。

詳其文意，此書乃與《賀賈相啓》同時所作。以書信不受四六限制，故可大段鋪述，而不必多用典故。書中雖亦提及周公、謝安，乃是以二賢晚節有憾相戒，即「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用心可謂